

咸平李氏家乘序

氏族之有譜古也古者四世而譜譜同姓也吾族之譜不知其幾四世矣至於數十世而情誼融貫是故大譜者五派譜者三今一種議論具以爲大譜卷帙浩穰保守爲難攷得未易或一派一二帙而已派譜雖小於此亦近七八卷藏在一邊則餘外之人數十年不得一覩此與無譜同安得去煩從簡以成一小冊使家家以藏人人爲寶傳之無弊乎於是論定層欄依大譜之規例字數減派譜之重疊使昭穆易明綱紀不紊無容敢行絲毫之謬而但時殊勢變不可以由今反古也或曰乘則可一而情不可一此則不然譬若江漢一派爲沱爲潛而復入于江理勢之所必至人事亦然雖派分而爲乘一開卷而目見其某爲某祖之後心知其某爲某事之善而善者師之惡者亦可改焉則吾先祖之積慶累仁不但如今日而止也噫南岡祠毀於古戊辰復設於去戊辰派譜成於去戊申後刊於今戊寅此蓋吾家之幸願諸宗相勉以程朱忠孝之訓無負姬公作室之喻則其於世修此乘也庶有補焉

著雍攝提格梧秋望

後孫禹相謹識

戊申舊譜序

李氏貫咸平以咸豐府院君諱光逢爲分譜之祖公以高麗忠烈王舊臣忠宣忠肅相繼入元公前後宿衛功在宗祊方漢功輩推戴瀋陽百官署名獨公不叅是以忠肅復位策公佐命功臣三重大匡三司使咸豐府院君而爲瀋陽署名者一切罷逐蓋與漢功輩忠逆大分薰蕕不可同器而其與漢功合傳書不可盡信從古而然矣人可欺而天不可欺嗣世奕葉典書郎將譜不絕書報施之天若是綿遠難信於書者信於天可徵矣其入李朝科宦相承名德無替若潁波竹陰竹谷草齋漆室諸先生之扶植世教爲後輩之所依賴而尤爲一姓光榮至今以文行世族見稱於世以吾所知槩吾所未知則其世風可知而乃先祖積慶累仁福蔭垂後者不可誣也李氏舊修全譜而以譜規不合各祖其祖而譜遂分其實一冊可据而詳吾不必贅而蓋苟簡焉修譜家通患一日苟簡或貽百世無窮之悔吾知李氏免矣嗚呼販君賣國何代無漢功而秉執不渝一三司使足以存楚然則此譜之修非但爲李氏一家之私耳足以使今日秉國者有所鑑戒矣雖謂之有裨於世風可矣李氏秀士旻相英煥永範鍾宅實尸其役而俾余相役者垞正範陽範鍾瑄皆舊要其請不敢辭

幸州奇宇萬謹書

總論

或有詰於余曰吾子於丁卯譜既是參於大譜矣不過幾稔又創小乘乘非譜歟何其屑屑不憚煩也余應之曰異哉子之滯滯也大譜後各派小乘理勢然耳請爲子解之吾李自 咸豐君始而至府院君爲吾派分之祖自是以降派系詳矣義理正矣緣京鄉之廣按同貫爲大譜者四欲一派之詳實分爲小譜者三往在丁卯於始祖之墓更新祭閣大譜之議興焉吾一派雖分譜到此地頭不容可已也且況襄陽宗派先倡而邦內諸宗莫不響應者乎吾雖不齒於人稍知一半分倫理者何敢較合譜分譜之曲折如何而不思祖先精靈所陟恪之祭室乎天下事一邊長一邊短爲先之心長爲私之心短吾之爲役於大譜者去短從長之致誰敢非議哉且以大譜言之一派之所藏不盈十帙而爲家者可千數也平生不識有譜者皆是也以今日之所觀記半是流落不知今日滿明日羅者幾何雖同祖之孫異日相逢於道馬上揖鞭者或有之乎且其生子生孫彼烏知自何處而來乎此吾乘之所以作也乘之規例自 府院君始而編首但書始祖而下四諱者明吾 府院君之爲某後也然則乘其可已耶知我者其惟乘乎罪我者其惟乘乎

後孫鍾宅謹識

咸平李氏府院君一派家乘首編

始祖咸豐君諱彥○和○尚文○順之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光逢

子延

子安柢

子淑

子仁佐

子天桂

子熙林

子琛

府院君派一回

忠肅王朝為三文科密直提學
司使壁上三韓判禮賓寺事

授藍及第奉翊禮部典書兼春
大夫密直司副秋館事禮曹判將

中顯大夫典客令
判書致仕

始仕 李朝朝奉大夫行
清州判官

三重大匡輔國

崇祿大夫佐命

功臣封咸豐府

院君 配錦城

羅氏父密直副

使英傑墓在錦

城山下失傳

使進賢館學士書

上護軍都官佐

郎追贈正順大

夫民部典書墓

咸平面坤峰山下百泉洞夜坐

子安相

子襲

子俊

子英

子孫茂

子承顏

金吾衛大將軍禮曹判書退居進士逸執義

進士

生員楊根縣監號箕窩始

會議賢成事副太白山下自號

元帥墓在百泉太白居士

洞兄弟同原

子承根

六下見

四下見

板同見

仕 李朝 配趙氏 公
以孝行學術擢為縣監清
德愛民治政當世第一創
立風憲堂邑人敬曰孝則
公之家法治民胡至此仁
事載趙雲林慶會集話

家乘跋

吾派丁卯之譜既是合同而今又爲乘何歟乘獨非譜乎余以意解之曰大同之譜專爲墓閣維持而然不但止於敦宗收族也然而大同之譜卷帙尚少不足以盡各派之藏奔攷見而奈於向隅之歎何幸而門中老少發家乘之議帙數則爲百五十卷雖兄弟各自藏之而無不均之患矣是以自昨春爲始舉皆合單而惟月峰派及禮田幾家全然不應而今此設刊之日尚字膠見是可憾也欲從其言則旣刊之乘其可已乎不可已則不得不成編或不知此義歸咎於宗派之自爲一乘則余亦有說蘇氏之譜止於四世而後之人多以此爲柯則而無有非之者吾府院君一派之乘蓋此義也嗚呼譜之大體自始祖而下則是大同也自派祖而下則是家乘也吾派則先書始祖諱銜而下次行低一字書中祖則雖曰私乘而實具大同之體其於規例不可曰無所本也猥然有司之列不可無一言

後孫秉柱謹跋

吾乘之顛末序已詳矣大抵譜合而復分分而又乘如河源之出於星宿海中微而歷二千餘里再發於昆侖墟其色猶白此理勢之所必至人事安得不然吾府院君一派槩是數孤力單不得任大譜之藏奔年代世德莫之可攷人人然也一門咸病之爰創小乘之議使余發凡曰大譜之後不可如前譜世系圖而但以派分之祖

爲乘之首編然後昭穆易明源流頗詳矣且其卷單而辭精帙多而播廣無難覩之患雖漂泊他鄉保守容易其於乘體得矣乎嗚呼以余膚淺今此乘役擔負尤重無以堪之惶惶極矣若夫凡例之不古若雖諉於世道之致也而自顧非人奈何然知罪一歎以俟後人

後孫啓殷謹跋

吾李始於 咸豐君而昉於 咸豐府院君如覓流而得其源之清見花而知其根之美大譜後小乘亦其理也第念民部典書公僉議贊成公兄弟生前事業有相赫赫者歿墳墓俱在於百泉洞而七百餘年兩派後孫俱得守護歲一芴苳尚有大小宗之誼雖世代之漸降夫何遠之有兩派後孫相曰先祖一體也先墓一原也非若同譜人之比曷若修一小乘家藏而戶弄人人得以懷中簡乎先祖之靈如有知也必曰余有後云爾矣由是相感公議乃同不兩年而功告竣先祖之風遠矣哉願諸宗無忘今日之心而益講其篤近及遠之誼則安知無蘇氏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者乎

後孫晚煥謹跋

乘何爲而作也吾派長老憂世代之難詳而作也蓋自始祖而下四世之間不知爲幾年矣不敢書幾世何緣而書世乎此未解者一也然而合譜幾度而分譜踵成此未解者二也既是分譜則不可復合矣丁卯合譜又何歟此未解者三也抑又思之

吾派先德素性慈仁不與人爭競自語於心曰吾派爲吾派事而已任他今日之所爲而不憂將來有悔之端嗚呼悲夫小乘之論豈所欲哉靡是則安知前世之事行如何又安知何派是同祖而於吾親疎之何若也一乘而百行具焉然則乘其可少也哉

後孫國煥謹書

國有史家有譜古今常行之道也天下列國各有所掌之史我東名族亦有世家之譜是皆由於歷代之久傳矣吾家出自隴西顯於麗代赫赫冠冕至今不絕而所可恨者文獻之不徵耳始顯之祖千有餘禩而箇中亦有代數之闕畧奈之何自戊辰始譜延至三四大譜雖有辨疑之論必從古縣家牒連系無違者非人力之挽回也丁未分譜謂吾家自靖之道而其後分譜三四等亦然忽於甲子譜復合大失審慎之道吾派有二歧乃發小乘之論大綱則倣前例小規則主簡便以一家一帙爲人便覽似爲得計矣其爲歷代之證案何如哉惟我 府院君後孫以此寶鑑哉

後孫鍾澤謹跋

吾族於東方亦云鉅矣自上祖以下至中祖 府院君而益顯其後有潁波亭公五兄弟是爲五派之祖一則襄陽派二則南山派三則城北派四則橫城派五則鰲山派數百年大同及派譜常與共之不惟五派咸平贊成公派亦然敦睦之道何如哉

嗚呼先系家牒出於吾派以致昭穆之始明其爲 府院君一派之證案大矣丁卯譜雖曰大同卷帙渺人數衆以有限之帙何以應無限之人乎南山宗派爰發家乘之論吾派門議同歸于一次第收單而地遠人稀湊合爲難至今兩年之久而始克成編難矣哉第有一說吾宗本是五派而今則不知爲幾十派幾十派則遠矣莫曰遠之又遠以篤近及遠之心爲心則五派後承其有望乎以余淺薄猥叅一有司之責恐始終之難一晨夕惶惶今此成編之日敢進一語

後孫鍾河謹跋

譜與乘其義一也而但有博約之別大而合之是博也小而分之是約也從事於博約之間可以大則爲大譜可以小則爲小乘此世族家通行之規也然或有世代之久遠難詳則亦有派分之譜者其非人情天理之不得不然者耶吾派蓋與京鄉諸族或爲大同者多而年代有未詳此先行之所以深致意焉者也丁卯合譜是緣始祖墓閣之重建而邦內遠近宗族無一或違是必始祖之靈有以命之也先儒氏云自祖宗視之一是子孫者豈非惇宗厚族之一道歟旣爲大譜則不必更爲小乘而事有不然者大同之譜不過幾帙而冊數凡二十有二目今東西奔走不知幾千里者設有大譜何以運用况無之乎小乘只是一冊雖藏於懷中亦可矣諸般顛末總論備矣何必架屋

後孫鏐聖謹跋

大譜以後爲小乘者遠雖畧而近欲詳之意也惟我 府院君一派數百年以來幾經同譜無一漏單之弊是先祖之餘教有以使之而亦各派後承之善於嗣述之致也丁卯大同之後卷帙甚少不足於徧觀而況今東西流播之境無一信文則孰知其來歷而何以爲日後之杞宋乎是以丁丑春宗派長老爲是之懼爰發家乘之議大小派舉皆收單而惟月峰派及七松亭公派幾家全然不應未知何所見而然也雖然六德宗中旣設刊役則誰敢異議如吾私派數本甚鮮方今形便不可無家牒一冊矣然則可不從長老命乎第所憾者吾派幾家之不同編耳或者不知此義責余以不待統合而輕涉印刷此不通之論也兩年之延費役浩漫不知如何可以了勘而又經幾年則是必終無譜也今日之事豈余本心哉

後孫鍾龍謹跋

傳曰十年之計莫如種木百年之計莫如種德夫種木者養之得其道則根柢必固枝葉必茂而其實則椒聊何如哉種德者躬行而心得則孝悌必達心體必胖而其用之葉敷何如哉吾先世移於西而植於東先有 咸豐君後有 府院君其根已固其葉已茂道德光華則有潁波亭竹陰竹谷三先生忠義名節則有桃谷公諱瑜南岳公諱琨漆室公諱德一文軒公諱克誠誠齋公諱建中學行純實則有草齋公諱春齡松菴公諱珣龜溪公諱現雙泉公諱益桓隱村公諱益馨壘軒公諱濩訥窩

公諱師尚寬安齋公諱師曾草窩公諱師濂訥幸齋公諱師稷竹泉公諱師昌花隱
公諱秉圭慕菴公諱徵圭石谷公諱喜圭映翠軒公諱漢圭默齋公諱鼎圭淵冰齋
公諱廣鎮二友堂公諱垕鎮文章光焰則有湖英齋公諱大圭嚶然堂公諱采圭南
坡公諱章煥其他篤行能文之士指不勝僂此皆珠寶之離離出於本根也吾叅乘
役無他可書竊有感於心者誦先世種德發榮之由而以望於今與後之人

後孫龍洙書尾後敘